

2024年6月18日

星期二

责任编辑:郭亮
美术编辑:左骏
校对:贺天鸿

《样范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

龚曙光(作家、评论家、出版家、媒体人、企业家;出版有散文集《日子疯长》《满世界》《样范》;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逾100万字)

我的研究方向是20世纪中国文学。三十多年来,我一直关注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、白话文运动的始末,以及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进。在这一历史时段,我尤其关注五四时代的文化及其代表人物,正是他们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称的五四时代,创造了我们学习和传承的五四文化和五四文学。

然而,随着研究的深入,我逐渐意识到,我们对五四时代的理解似乎偏离了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始逻辑与背景。我阅读到的关于五四时代人物的书写,越来越脱离他们生命的逻辑和丰富的人生形象。我注意到,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作家,在书写这些五四时代人物时,既不能以事来论人论文,也不能以人论文来论事——那些能够论人的人往往不了解那个时代及其叙述中的具体生命,而那些对作家本身有所了解的人又往往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作品。

在这种背景下,我开始思考,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家们,他们的作品和由之带来的文化现象,无疑将成为未来人们研究的对象,像我书里写到的黄永玉、钟叔河、韩少功、残雪等,他们无疑是这个时代最重要作品和现象的创造

者。这与我们提到五四时代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德先生和赛先生,而是以蔡元培为旗帜而凝聚的北大教授群体,以及以梁启超为首的清华四导师一样,都是一些鲜活而独特的人物。

我在思考,将来的人们在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时,谁将为他们提供关于这些人物生活中最质朴、最原生的细节?谁又能为他们提供同时代人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刻了解?我觉得自己或许能够做到这一点。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,我一直行走在文学的行业中,与这个时代的许多著名作家都有着学术和生活的交集,了解他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。此外,上世纪90年代后,我远离文坛很多年。作为一个与文学无关的观察者,我一直审视着这个时代文学家的行状和文学的发展。当我重新回到文学圈时,我发现我的评价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评论家不同,我对作品的理解也与大多数批评家有所区别。我认为,我的这份独特经历和个人理解,应该奉献给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读者。

因此,我最初将这本书命名为《身边的先生》。后来,在与何立伟的交流中,他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具本土特色且响亮的名字《样范》。我认为这个词最能体现我这本书的初衷,以及我对书中所写人物的情感和理解—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尚,一个时代的风尚一定是由这个时代中的一群“样范”来承载和表达的。

《样范》具有文学史的意义

我发现自己很难从阅读这些文章中兴奋起来,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否因年龄增长而与时代脱节。然而,读了曙光的《日子疯长》后,我确信自己仍能辨识出优秀的文学作品,这种能力还在,这让我感到欣慰。

《样范》里的文章,每一篇我都是第一时间看到。我跟曙光说过,我说你的眼光太毒了,一般人能够看到一点表象再走进人的心里就已经不容易了,你居然可以完全地把人家内心的东西洞察得那么仔细,五脏六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,而且还用那么好的文字把它写出来,真是太不容易了。

《样范》描绘了十多位个性鲜明的人物,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,具有独特的特点。龚曙光用他的笔记记录了这些人物的生平,成为一个人文团队的集合,展现了湖南文坛几

十年来的活跃人物,为研究者和后人提供了一个了解那个时代湖南文人风貌的窗口。

我是研究文学史的,我和我的同行们对那些具有个性和重大贡献的作家都非常感兴趣。同样,我们也会对以某种标签聚在一起文学团队和团体感兴趣,例如唐代的诗人团体,宋代的词人团体,以及晚清时期聚集在湘军将帅身边的那一群湖南籍文人——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,曾左彭胡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英雄豪杰式的政治人物,也是为中国文学史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化大师——龚曙光通过他的生花妙笔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文学朋友风采。这些记录不仅展现了一个时段的湖南文学风貌,而且有可能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,从这个角度来看待《样范》,我想这本书有可能成为不朽之作。

知行合一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

问题,项目难以继,眼看要胎死腹中。曙光上任董事长后不久,就把这个钱拨下去了,100多个书得以顺利出版,功德无量!

再一个,当年曙光在韩国访问的时候,看到街边贴了个“请为中国汶川地震捐款”的告示,尽管当时他还不知道汶川地震的烈度有多大,但他立即致电潇湘晨报的同事——他是《潇湘晨报》的创始人兼董事长——组织了三十名记者,携带2000万现金赶往汶川,同时让后方做好一切物资准备,随时听从政府的调遣……我对这种行动力感到由衷的钦佩。

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,文无第一,武无第二,我们这些人的水平还可以见仁见

智,彼此论个高下,但在实践中,我们却是远远不如曙光兄的——不管从全世界还是全国的角度来考量,湖南都不算一个经济强盛的地方,但曙光兄却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,能够把我们的出版集团带到世界第一方阵。就这一点,就可以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曙光年纪比我小,但我真心地称他为曙光兄。在《样范》里,曙光也写到了我,我受宠若惊。我是写剧本的,台词锤炼是基本功,从我专业的角度看,曙光的文字功底和思想境界都非常高,与他为友,我感到荣幸。因此,我不想过多讨论理论上的事情,我只想谈,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,龚曙光是知行合一的杰出代表。

一个人应该活出自己的样子

人应该活出自己的样子来。

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其独特的时代风貌。阅读汉唐时期的著作,我们可以感受到汉朝人和唐朝人的特点;阅读五四时期的作品,如鲁迅、胡适、沈从文的作品,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风貌。龚曙光先生在《样范》里写到了我,我写到了他,主要是文化艺术界的人士,他们对他们都有着圣贤之风的期望,这既是对个人的期许,也是对整个国家的理想:希望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国,能够始终保持圣贤之风。

不离“雅”“真”二字

在的风格,像苏东坡所说,“行于所当行,止于所不可不止”。

我读这些篇章的时候,不期然就会想到《世说新语》。这部作品描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生活,包括他们喝酒、写诗、“乱扯淡”、弹琴吟啸,等等,或长或短,都体现了文人的风骨,即他们的“样范”——“样范”一词用得恰到好处,我们湖南人说,“这个仔子有点样范”,那是最好的表扬;“要学他的样范”,那也是最高的颂扬——《样范》所要表达的,正是中国当代文人的风度与

志趣,特别是湖南地区有成就的作家、编辑、学者们的风采。

其次,他的文字非常漂亮,该风趣的时候风趣,该端庄的时候端庄,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,却始终不离“雅”和“真”二字。我们常说写文章宜曲不宜直,而做人则宜直不宜曲。在我看来,龚曙光先生的为人和为文是可以互相映照的,尽管我年长于他,但作为朋友,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这本书,阅读一遍是远远不够的,它值得回去好好地多读几遍。

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写一群才华横溢的人

也是写照了这样一群杰出人物。

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,对书中的人物有了更全面了解的同时,龚曙光先生的学术背景、文学观点、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审美取向也都在书中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。之前何立伟老师提到的《宋师吾师》这篇文章,我读了之后才了解到龚曙光先生之所以口才出众,是因为他的导师口才非常好——上世纪80年代,他的导师经常被邀请去讲座,而提问环节通常由龚曙光先生来作答,这样的历练让他拥有了出色的口才。

书中还提到,龚曙光先生上大学,包括



▲龚曙光发言



▲何立伟发言



▲水运宪发言



▲唐浩明发言



▲盛和煜发言



▲蔡测海发言



▲聂鑫森发言



▲万宁发言

从《样范》到《样范》

文坛名家株洲论道,畅聊文人风度与志趣

文郭亮整理 图刘震

“他们各有其信念彷徨、价值纠结和情感挣扎,在奋起与沉沦、因袭与开端的博弈中,各自塑造了人生样范。那不是一堆干瘪类同的文化符号,而是一群鲜活独特的生命个体。”

龚曙光身上的标签很多,知名企业家、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、《潇湘晨报》创始人、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长……在即将退休的年纪,这名曾经的文学青年重新拾起手中的纸和笔,用质朴的文字记录岁月中的少年时光与人性温情,在六年前结集为《日子疯长》出版。最近,他又写作并出版了新书《样范》,以生动的故事和朴素的笔法回忆与十多位文坛名家交往的点点滴滴。

6月15日,神农大剧院,第十六届“株洲读书月”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之后,龚曙光携新书《样范》,以及《样范》中写到的唐浩明、何立伟、水运宪、蔡测海、盛和煜五位“样范”和书中并没有写到的聂鑫森、万宁两位本土“样范”,畅聊有关《样范》的种种。

可以作为范文阅读的《样范》

何立伟(作家、画家、摄影家,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,长沙市文联名誉主席,出版有《小城无故事》《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》《亲爱的日子》《白色鸟》等二十余部小说、散文集)

《样范》这本书共计12万字,涵盖了14位人物的特写,每篇文章都生动传神,达到了“神行兼备,伸手可打”的境界。这些文章不仅写得好,而且可以作为范文来阅读,事实上,北京海淀区今年的高考语文题目就采用了《样范》中的《宋师吾师》一文来作为阅读理解材料。

这14位人物中的许多人并不容易把握和描写。比如说韩少功,韩少功是中国作家中知识结构最完备、视野最开阔、思想最有远见的一位,要写好他,作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必须与他相匹配,才能理解他的许多思想。龚曙光这篇写韩少功的文章出来以后,我当时就给韩少功发了一个微信,说这是我见到的写他写得最好的一篇。

再如残雪,残雪是我非常好的朋友,她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,不仅体现在她的小说上,也体现在她日常生活的行为上。她拥有两个灵魂,只有单一灵魂的人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残雪。但龚曙光所写的残雪,甚至让残雪本人也感到满意。

书中还写到了钟叔河先生、唐浩明先生等人,他们都不是容易描写的对象,因为他们的内涵、人生经历、学术思想和创作成就都难以精准而又全面地描述,而龚曙光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,包括写我的那篇文章,我昨晚又读了一遍,读的时候还笑了,这是我写得最放松的一篇。

上世纪80年代,青年摄影家肖全拍摄了一本名为《我们这一代》的黑白照片集,收录了当时文艺界的所有重要人物。这本摄影集非常著名,捕捉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——充满活力、不知疲倦、积极向上、对未来充满期待。后来有人评价说,肖全的这组照片中,拍的谁,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。

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评价龚曙光,现在他写谁,就是写谁的文章里最好的一篇,他做到了这一点。

人木三分的观察

水运宪(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,《祸起萧墙》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;大型话剧《为了幸福,干杯》获全国优秀剧本奖;作为编剧的电视连续剧《乌龙山剿匪记》创全国收视纪录,获中国电视金鹰奖)

我“不幸”地被龚曙光先生选中,成为他笔下的人物。这是他第二次写我。第一次是在我出版一本散文集时,他写了一篇题为《水哥的好玩和好玩的水哥》的文章。

几年后,他又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,让我感到惊讶的是,他毫不客气地称我为一匹狼——文章的题目是《独狼水哥》——还是一匹独来独往的狼。他甚至得意地告诉我,他为我想到了一个好题目。

起初,我对“独狼”这个称呼并不十分理解,但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,我认为龚曙光先生本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小说家。他对人物的观察非常精准,人木三分,而且能够将自己的感受和演绎融入其中,让我这个被写的人感到无比敬佩。

我的履历算是比较复杂的,但我走的每一步都在他这篇文章里被写到了。他是从什么角度写的呢?他说他没有意料到水哥完成某一项工作以后,下一步会做什么;他说原本想象我写了话剧,然后再写戏剧或者电视剧,但是我没有,我去写小说了,写完小说,也获了奖,下一步会再写什么?什么也不写了,下海了……他说,他预料不到这个人下一步会做什么,这正是所谓的“意料之外,情理之中”。

我非常感谢曙光在这篇文章里头以调侃的方式提升了我的形象,让我觉得我这个人变得有点亲近了——其实我在武汉大学进修的时候有一个外号,大家都叫我“板先生”,说我一天到晚死板得很。曙光的文章把我这顶帽子给摘掉了,我不“板”,我是个活灵活现的人。我佩服的是,我的这种活灵活现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,但在曙光敏锐的眼光中,他把它写了出来。